

## 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三十一回 最是楚宮俱泯滅

多梅尼村大概有兩百多戶居民，其實他們在本島的電腦城裡都有戶籍。但是大部分的居民有一半的時間，都耗在這個島上。這些人過去窮慣了，生活很知足，對能源要求不高。電腦當局對他們也有些特別優待，比如渡海交通等一律免費。只要每週做些公共服務，就可以到島上來。近來大家傳言大巫師阿奎伊要在島上起屍，不僅所有的村民都來了，慕名而來的觀眾更是不計其數。好在島民好客，大家擠在一起，白天睡覺，晚上看棺屍。

四個人到達時，村中靜悄悄的，只有幾隻狗兒熱情地高吠。千奇對狗頗有一套，他取出一枝哨子，輕輕吹了幾下，人沒有聽到什麼，狗兒卻立刻偃兵息聲，紛紛夾尾而逃。

荷西住在一棵大榕樹上，頂部搭了個遮雨篷，底下則是幾根樹幹支起的平台。他睡在吊床上，手腳都掛在網外，鼾聲震天。

四人上了樹，千奇搖搖荷西，問道：「你是荷西吧？」

他倒是警覺，一叫就醒，一醒就問：「荷西？荷西？噢！荷西是我！」

千奇說：「能不能麻煩你下去聊聊？」

荷西緊張地說：「聊什麼？我很忙！」

千奇說：「你在睡覺，忙什麼？」

荷西說：「奇怪？睡覺不忙，還有什麼好忙？」

百怪不耐煩了，說：「你就閒一下吧！我們有重要的事。」

荷西生氣地說：「重要？睡覺最重要！」

百怪也有一套，用手往臉上一抹，一個骷髏出現了：「你起不起來？」

荷西白日見鬼，驚得立刻翻身爬起，說：「怎麼？你不是晚上才出來的嗎？」

百怪說：「時代變了！白天就是晚上！」

荷西還真相信了：「是不是大巫師在施法？」

百怪將計就計，說：「正是！」

荷西抓抓頭，有些懊惱：「怎麼這種法術我就學不會？」

衣紅馬上說：「只要你肯合作，你就學得會！」

不料荷西一見衣紅，臉色大變：「女人！妳怎麼在這裡？」

百怪聽說過巫毒教的禁忌，巫師施法的時候，女人是不能在場的。他馬上也往衣紅臉上一抹，另外一個骷髏出來了，而且瘦瘦乾乾的，更形恐怖。百怪說：「很好，你還記得祖訓！不過她不是女人，是個女鬼！」

荷西此刻真是心驚肉跳，他起屍數十年，明知是串通的把戲，但是謊話說多了，到後來自己也相信了。至少他是個誠實的人，他知道巫師的神聖性，自己雖然是假的，那是自己能力不足，不得不做假。世上有能力的人很多，既然別人做得到，那一定是真的。

就以阿奎伊為例，每次作法都是真的，那棺屍一出來，聲勢都不一樣。更奇怪的是，阿奎伊的棺屍所說的話都靈驗不已。而與自己配合的棺屍卻差得太遠，常常連最基本的走路都不像，濫竽充數，自己也看不過去。

他想利用這幾天大巫師在此時，好好學習一下，所以白天睡覺變得很重要。不過，今天這四個人，不！正確的說，應該是兩個鬼、兩個東方人，也有可能是四個鬼！照理說，除了我們海地人，沒有人會起屍的！

千奇見荷西眼珠骨碌碌地在文祥和自己身上打轉，猜測他可能對東方人不大信得過，便也往自己臉上一抹，再對文祥依法炮製，四個鬼一字排開。

這下子荷西嚇得尿滾尿流：「大巫師！我不是輕視您！請您原諒！」

百怪說：「我不是大巫師，是巫師的祖宗，大神『伏都』的特別使者。能不能請我們屋裡坐坐，這裡太陽太大了，會把鬼溶化的！」

荷西忙說：「有！有！請等一下。」

他跳下樹，走到一間較大的草房前面，從棕櫚編織的草門鑽了進去。不一會，十幾個男女老少，一個個低頭垂眼的由屋內走出來，躲到一邊去了。

四人隨著荷西進去一看，裡面空蕩蕩的，只地上鋪了一些葉子。

荷西生平第一次與四個活鬼坐在一個屋裡，魂魄早已飛走了一半。千奇和百怪的易容術是一流的，他們所用的靜電膜完全可以控制光線的反射角度，有如立體圖形的著色控制般。不要說在視覺上分不出真假，真用手觸摸，也是凹凸有致的。

房子裡鬼影幢幢，四處一片岑寂。文祥、衣紅等一方面覺得有趣，一方面也不禁毛骨悚然。

「今天你要起屍吧？」千奇問。

荷西顫抖著說：「有大法師在，我不敢。」

「大法師起過屍嗎？」

「每天都有。」

「在哪裡？」

「在巖洞前那片沙灘上。」

千奇問完了，向衣紅示意說：「我知道了。」

衣紅原本認定起屍是假的，這樣弄鬼作怪的，一定會被荷西看穿。可是荷西居然信之不疑，這下可把她難倒了。難道起屍是真的？不然眼前這位經常作法的巫師，怎麼一點都不懷疑呢？

當然，要說是真的，她是死也不信的。眼前種種，恐怕只能證明一件事，那就是荷西是個大笨蛋。如果荷西是笨蛋，卻能騙過這麼多人，也只有一個解釋，那些人更笨！然而她也無法相信，這麼多人，難道都笨成這種德性了？是不是種族的因素呢？

如果說某一個種族的智力較低，這絕對是不可能的。因為人是天設計的，在先天上，人的智力沒有太大的差別。就算有，經過幾百萬年的演進，太差的早就被淘汰了。那麼這種現象唯一的解釋，便是後天的教育了。一個民族的教育，一個群體的教育，竟然落後到這個地步，也實在太可悲了。

衣紅便問荷西：「你們做巫師的，為什麼不好好讀書？」

荷西好像聽不懂，反問道：「大神是什麼意思？」

衣紅說：「現在時代進步了，神祇也進步了，你們卻沒有進步！」

荷西已經聽出來，大神的口氣不佳，便說：「我們這裡從來沒有人上學。」

衣紅又說：「那阿奎伊呢？」

荷西聽大神居然敢直呼大巫師的名字，嚇了一跳，說：「大巫師是上過學的。」

衣紅點點頭，說：「怪不得他法力高些！嗯！有辦法了！」

荷西莫明所以，說：「大神是說……」

衣紅裝神弄鬼地說：「你不要怕阿奎伊！他得罪了本尊，現在要換掉他！」

荷西試探地問：「換掉他？用誰換呢？」

衣紅指著荷西說：「你！」

荷西嚇了一跳：「我？」

衣紅說：「是的，你！」

荷西又喜又懼：「我沒有上過學呀！法術也不行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看，我們的法術比阿奎伊怎樣？」

荷西說：「高明多了，大巫師一次只能起一個屍，而且只能在半夜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只要聽話，本尊會把法術都傳給你！」

荷西喜出望外，說：「真的？」他想了想，又憂心忡忡地說：「我太窮了，大巫師都很有錢，再不然就是『木納多』<sup>③</sup>，我怎麼可能？」

衣紅說：「你相信本尊的法力吧？」

荷西點頭不已，說：「當然相信，相信。」

衣紅說：「很好！窮不是重點，你只要照我的話去做就行了。」

黃昏時，海上霞光普照，片片金鱗上下搖盪跳躍，與天上的彤雲相互輝映。和風吹拂，輕濤拍岸，巖洞前一個沙灘上，已經聚集了不少人。有人躺著，有人坐著，也有人在椰林、海浪間漫步，個個怡然自得。

海地有百分之八十的天主教徒（嚴格說是天主教與非洲傳統宗教混合的巫毒教），卻有百分之百的巫毒教徒。天主教是憲法明文規定的國教，而巫毒是人民自發的，是他們的傳統、根源。文祥和衣紅換上了當地人參加儀式時穿的白長衣，頭裹白巾，混跡在人群中，等著大巫師的到來。

天色暗得很快，西天剛剛還是紅霞蔚然，轉眼之間海灘上燃起的柴火堆，就像一團初生的太陽，火光燭天，照得人人熱烘烘的。

鼓聲零零星星地響起來了，就像草原上的野火，剛開始時，不過東一簇，西一撮的。等到形成了氣候，那一波一波的節奏，就統一在一種動力之下，讓人血脈賁張，神經亢奮，大腦漸漸失去了思考力。

漸漸地，有人跳起舞來了，站著的人是跳，坐著的人是搖，連躺在地上的人，也禁不住渾身扭動。涼夜越來越深了，海灘上卻越來越熱鬧。就是文祥、衣紅等在一旁靜觀的人，隨著心臟悸動的速度、血脈沖刷的感受，心中也都充滿了遐思，不知今夕何夕了。

不僅跳舞，有人開始唱起歌來了，非洲的聲樂本就缺少清晰的音域層次變化，這種唱法，只能說是呻吟的另一種形式。沒有曲調，沒有旋律，在急驟的鼓聲中，一個音伴著一拍。只要有聲響，就會有人跟上。於是人人搖晃，不知所云地哼著。最初是即興地，彷彿吹過原野的風聲，漸漸便有聲音脫穎而出，其他的也開始退讓，直到領唱者出現，一呼一應，打成一片。

這其實是一種生理的催眠，人在痛苦時，呻吟是一種轉移注意力的法門。呻吟加上韻律，形成一種諧振運動，對生理有鬆弛的效應。當人群聚一處，把惱人的問題拋到一旁，隨著環境的力量波動起伏。這時自我消失了，人我合一，其實是一種莫大的享受。宗教最會利用這種法門，儀式便是其中一種，比較直接的是唱聖歌、吟詩、讀經，再原始一點的，就是這種即興歌舞。正因如此，所有原始巫術以及宗教等，都能提供讓人安心的環境。是以萬千年來，人類始終在這種力量下俯首稱臣。

因此，巫術不能缺乏以下這些條件：夜色令人神思恍惚；夜寒讓人心凝聚；火堆引人注意力集中；歌舞將隔閡冰解，讓上述效果充分醞釀。一個道行深厚的巫師，經常就是最能掌握這種時機的人。

一道火光自天而降，火光中突然出現了一個身披彩色羽衣，全身塗滿黑紅相間條紋的人。他戴著怖人的面具，頭飾飄垂下十幾公尺長的蛇皮，手持角馬尾製成的鞭子。歌聲戛然而止，人人匍伏在地，口中喃喃自語。

此時，村中的一位頌歌歌手，緩緩爬到那人腳前，先吻了吻他的腳，跪在地上，開始唱起讚頌大巫師的「奧里吉歌」（讚頌歌）：「偉大的巫師之王，偉大的阿奎伊，請接受我們謙卑的歡迎。」

阿奎伊開口了：「很好，今天齊班那大神將附在一個屍體上，為大家解決問題。」

鼓聲又鑿鑿響起，阿奎伊在火堆旁跳起舞來，他一邊扭擺，一邊把新炭踢散，火焰游移，時而高竄數丈，到最後，沙上散布著一塊塊零星的、熾熱的炭渣。

接著，他環繞炭渣邊緣，舞動著身體。日暮寒煙，天心襯著深紫的微陰，遍地閃爍著點點餘燼。一個高大的陰影，來回飛奔在虛無飄渺間，群眾早已迷糊了。

衣紅想跟文祥說話，但是沒有力氣開口。她想用指語，卻忘了要輸入的字碼。她不甘就此被控制，在奮力掙扎中，用力握緊拳頭，自然而然將拇指放在「土位」上。這正是緊急呼叫的指語，衣娃便問：「妳叫我嗎？」

衣紅眼錫目澀，用指語說：「我好暈！快叫醒我！」

衣娃說：「妳血液中血糖指數與氧氣含量太低，我這就給妳提高。」

衣紅有了精神，回想剛剛的情景，才領教到這種巫術的厲害。她忙說：「快叫醒文哥，也給他提高血糖指數。」

一會兒文祥也清醒了，他挺了挺腰身，用指語通知衣紅說：「真厲害！我還以為在做夢呢，一直想醒，就是醒不過來！」

阿奎伊突然躍進火中，一陣飛舞，火星四散，直似一隻浴火鳳凰。這時鼓聲更急，信眾舉起雙手，開始忘情高呼。一道火焰衝天而飛，群眾的情緒到了高潮，緊接著又是一道火光冒起，場中再燃起了一個高達一公尺的火堆，把四周照得光明如晝。

這時，有四個人抬著一個大棺材，緩緩由暗處走進場中。

文祥、衣紅一看，那抬棺材的，前面竟是黑金剛與魏德曼，後面則是古嚕嚕與荷西。他們彷彿中了邪，兩眼無神，動作呆滯。

阿奎伊雙手一舉，鼓聲頓息，黑金剛等四人抬著棺木，呆立在火堆旁。

「齊班那！」阿奎伊大聲呼號，眾人也縱情地跟著高呼。阿奎伊又喊道：「我們崇拜您，請您給我們顯示神通！」

大家喊完了，阿奎伊鞭子一揮，黑金剛等四人動作齊一，將那棺木平放地上。

衣紅又用指語對衣娃說：「快叫醒黑隊長！」

衣娃說：「他們的生理正常，只是腦波非常紊亂。我們只會提供多啡命，還不知道怎樣消除它。」

阿奎伊突然雙膝跪地，兩手高舉，口裡唸著咒語：「齊班那！偉大的真神，謝謝您降服了我們的敵人！今天，我們在這裡，要讓世人見識一下您的神通！」說畢，他又叩頭，然後站起來，一揮鞭，黑金剛等人如同訓練有素的機器人，四個人分握棺蓋的一角，將蓋子掀開，抬到一旁。

那棺材裡，倏地坐起一具身材瘦長高大的骷髏。衣紅與文祥幾乎叫了出來：「千奇！」他的動作舉止，竟與黑金剛一模一樣。

阿奎伊大聲對群眾說：「這個鬼本來是我們的敵人，打算來破壞我們的儀式。幸而齊班那大神保護，將這個鬼捉來給我們做奴隸！」

衣紅情知有異，忙問衣娃道：「千奇好像有點不對！」

衣娃說：「他生理正常，只是腦波紊亂……」

衣紅不等她說完：「和黑隊長一樣，是不是？」

衣娃說：「是的，我剛才調查記錄，發覺是黑隊長先被催眠了。後來荷西和千奇的行蹤被發現，也同樣被催眠了。」

衣紅一見大事不好，急問：「有沒有方法救他們醒過來？」

衣娃說：「沒有。」

文祥也看出情形不對，原先的計劃是，由荷西帶千奇和百怪，混入阿奎伊的大本營，讓百怪扮演棺屍，現在變成千奇了，顯然已被阿奎伊識破了。如今只剩下自己和衣紅兩個人，應該如何是好？

他立刻用指語對文娃說：「開放語音給衣紅知道，情況不妙，怎麼辦？」

衣紅也用指語答道：「他們幾個都被催眠了！」

文祥詫道：「催眠？黑隊長是催眠高手呀！」

文娃插口道：「那是他自己說的，我們正在找解催眠的辦法，其中之一是用大量冷水將他們澆醒。這裡近海，冷水應該不缺。」

衣紅說：「妳下雨不更快嗎？」

文娃說：「雨水的量不夠大，要一次就把他們驚醒，否則沒有用。」

衣紅說：「用冷水不行，我們沒有潑水的機會！」

文娃說：「還有一種方法，就是由催眠者下令。」

衣紅說：「妳怎麼智力倒退了，催眠者會下令嗎？」

文娃說：「妳可以感化他呀！」

衣紅說：「算了！還有其他方法沒有？」

文娃說：「我們正在查。」

在火堆旁，千奇和黑金剛已擺開架式，準備格鬥。

阿奎伊高興地說：「你們沒有見過人跟鬼決鬥吧？今天好好看看！我數到三，他們兩個就會打架給你們看。當然，鬼會贏，因為齊班那大神會幫助他。一個被打死了，還有第二個、第三個，最後一個是叛徒荷西，齊班那大神說要燒死他！」

衣紅急得緊捏著拳頭不放，她已經忘了如何輸入指語了！急切中，她一把抓住文祥的手腕，猛力的搖著，悄悄地說：「快想辦法呀！」

文祥何嘗不是心急如火，他本來就木訥，反應不如衣紅快捷。連衣紅都惶然無策了，他還能想到什麼？

衣紅一把抓在他的佛珠上，上次在火星風火洞中，記得是協巴多杰尊者相救的。既然束手無策，何妨試試佛珠，看能不能連通到火星，等待奇跡發生？

於是文祥對著佛珠說：「協巴多杰活佛，請您指點迷津。」

文娃說：「訊息已經發出，但是傳到火星，來回要三分鐘。」

「不必！」協巴多杰的聲音借著文娃傳來了：「老衲早就來了，你們放心，黑隊長幾位已經醒了，只是裝做昏迷，我已有安排，好戲在後頭。只有那位巫師荷西，因為沒有電腦借力，等一下你們快上前去，以砂石在他的人中穴上用力按摩就好。恭喜你們連關數關，老衲這就去了，保重！」

這時，黑金剛和千奇二人已經打得扭成一團。他們似乎交換了幾句話，猛然互推一把。黑金剛踉蹌倒退了幾步，正好退到阿奎伊身邊。他一轉身，用大擒拿法將阿奎伊的手臂反扣，另一手繞住他的脖子，壓在聲帶上，讓他作聲不得。

在此同時，魏德曼、古嚕嚕二人也如猛虎出柙，各自由身邊抄出電極棒，放出鮮紫色火花，高舉著向群眾示威。千奇有若鬼魅一般，在場中跳來跳去。所有的信眾都看呆了，不知發生了什麼事。

文祥與衣紅手裡捏著砂石，乘機衝上前去，在荷西的人中穴上用力按摩。一會兒就聽到他大聲呼痛，睜眼一看，見是文祥、衣紅，更是一頭霧水。

衣紅給他打氣道：「阿奎伊已被制服了，趕快振作起來，照原定計劃進行。」

荷西怯頭怯腦地說：「我行嗎？齊班那大神不會聽我的。」

衣紅厲聲道：「我就是齊班那！快去！」

這句話非常有效，荷西馬上跳起來。一見到耀目的火燄，火堆外圍著一群群信眾，他立刻自我催眠了。只見他高舉雙手，向天禱祝說：「齊班那天神！請附在這個骷髏身上，讓我們見識一下您的神威！」

千奇回到場子中央，先顫抖一陣，開始用達荷美語④（這是電腦的另一種功能，但只開放給特殊人員應用）說：「我是齊班那，是你們的天神，我在巖洞裡養了一條毒蛇。阿奎伊發現了，他想佔為己有，我要燒他立威！」

黑金剛立刻舉起阿奎伊，不待他掙扎，便往火堆裡擲去。一陣火光騰起，電腦當局略施幻術，大家眼睜睜地看著阿奎伊化做飛灰。這種活生生的鏡頭，眾人從未見過，更何況是他們最景仰的大巫師？只是齊班那天神已經說話了，還有誰敢說個「不」字？

千奇等阿奎伊盡成飛煙，這才說：「從今天起，在七天之內，誰也不許接近巖洞！現在，荷西大巫師那邊還有活動，你們快隨他過去！」

說罷，遠處突然轟隆一聲巨響，天上爆出朵朵燄火，光輝四射。眾人在荷西的帶領下，魚貫地離開了現場。

等群眾都離開了，黑金剛才下令，全部組員到巖洞口集合。

文祥問：「百怪呢？」

千奇說：「老怪被白衣長老擒住了，一定就在巖洞裡。」

「白衣長老？」

「是的，白衣長老人多勢眾，我們遭到了埋伏。」

黑金剛見除了格瑞達「出差」未歸外，其餘的人都到齊了。便令衣紅、文祥和莎莉，與另外一位女隊員蘇珊四人，在洞窟入口戒備。其餘人員全副武裝，到洞裡救百怪、捉拿白衣長老等人。

衣紅不服，說：「我呢？」

黑金剛客氣地說：「用計謀數妳第一，現在是攻堅，讓給我們吧？」

衣紅忿忿地說：「因為我是女的？是吧？」

黑金剛解釋說：「海底的感覺很難適應，任何正常人都願意去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知道我是誰？我是普通人嗎？」

黑金剛一看沒時間了，只得說：「好，待會再說吧！」

說罷，一聲令下，幾十條大漢便衝進巖洞裡。

莎莉安慰衣紅說：「黑大哥為人最公平，從來沒有因為我是女性而輕視我。只是這個巖洞太危險了，要受過深水訓練，還得帶各種潛水設施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還不簡單，不過多一套設備而已。」

莎莉說：「沒那麼簡單，他們要潛入幾千公尺的海底。深度一增加，空氣的壓力也跟著加大，體內的氮氣變濃，當壓力減低時，氮氣會突然膨脹。沒有經過深潛訓練就貿然下去，是很危險的。」

文祥也說：「我們在上面同樣是工作，大家都下去了，入口誰來照顧？」

莎莉與蘇珊搭起一座帳棚，將一應通訊器材設妥，又鋪了四張便床，說：「坐在這裡枯等最累了，我建議由我和蘇珊先值班，你們兩位先休息，到下半夜我們再換班？」

文祥連忙應好，衣紅卻是二話不說，氣呼呼地躺了下去。

文祥在夢中，感覺有人在搖他，睜眼一看，是莎莉和蘇珊。

只見莎莉滿臉驚惶，說：「衣紅不見了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她說睡不著，要出去走走，到現在還沒有回來！」

「出去多久了？」

莎莉看看錶，說：「現在是清晨兩點，起碼也有三四個小時了。」

文祥知道，衣紅一定是為剛才丟面子而不高興。近來事事如意，她好勝之心更熾，那名障彷彿如魔鬼一般，把她支的團團轉。自己對這件事也有責任，為什麼剛剛不點破她呢？可是她能言善道，這種事她肯承認嗎？

現在能去哪裡？他問道：「不用潛水設備，有可能下水嗎？」

「不可能！」莎莉斬釘截鐵地說。

是不是阿奎伊的徒弟徒孫拆穿了剛才的把戲，心裡不服氣，在附近窺伺，看到衣紅落單，便把她捉去了？

莎莉猜到文祥的心意，說：「不對，我和蘇珊把各種可能都想過了，也搜尋過附近可疑之處。甚至去過他們集結的營火區，他們還在跳舞，沒有什麼異狀。」

文祥來不及用指語，便直接問文娃：「衣紅在哪裡？」

文娃說：「衣紅到巖洞裡去了，她是乘飛雲梭去的。」

文祥急道：「她現在在哪裡？有危險嗎？」

文娃說：「她被困在水底了，應該不是壞事！」

文祥大聲說：「妳怎麼能這麼說？」

文娃說：「我近來也小有進步，我開始瞭解，什麼叫做好名。」

文祥問：「妳憑什麼這樣說她？」

文娃說：「你不用為她辯護，名關是不能不過的。」

文祥無言以對，只好說：「告訴我她在哪裡，先讓我救她出來！」

話才說完，一部飛雲梭已經出現眼前。莎莉與蘇珊見了，羨慕不已。

文祥說：「兩位辛苦一下，等我們辦完了正事，讓妳們也下去看一看！」

哪曉得莎莉笑道：「謝謝你，可是我對深海一點興趣都沒有！我們一年中最少有三個月，要待在一萬公尺的水底，早煩死了！」

人類探索各種生存環境，海洋是最早利用、卻是最後瞭解的一個領域。直到一九六〇年，科學家研發出潛水衣及新型潛水船，人們才有機會免除海底可怕的壓力，見識到海面下另一個天地。

海洋是生命的溫床，也是個變幻莫測、動盪無常的環境。而人類的智慧，卻必須在恒定、循環的過程中，因各種現象的不斷重複，才能累積成為認知。正因如此，只有在人類稍具智慧後，方能再回到海洋深處。直到二十世紀八〇年代，從對一些海底火山化學作用的認知，才重續了生命伊始那一剎遭遇的機緣。

文祥從來沒有到過水平面以下的地方，連游泳時都把脖子伸得長長的，深怕水淹過頭。他不是怕死，那只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恐懼感的直覺反應，局促在母親子宮內，空間狹小、沒有空氣、光線，只有壓力與心跳聲。正因為這種莫名的恐懼，人在生存環境中，怎麼樣都要避免處在那種沒有選擇的狀態。

其實智慧也有同等的作用，當人對事物逐漸有了認識以後，自然而然就對過去的愚昧，產生無比的厭惡與恐懼。這種現象首先便反應在對聲名的追求上，因為人在未能自我肯定以前，自然期望獲得外在的肯定，而這種「外在的肯定」，就是「名」。

衣紅這種心態，文祥倒是能體會，只是他也有他的名障。而他的名障與衣紅的剛好相反，他太在意自己清高的形象，遇事能不爭就不爭，能不出頭就不出頭。當然，這是他個性上的特色，而所謂個性特色，也可以說是一種生理及心理的習慣狀態。

以個性而言，比較顯明的代表是「狂」與「狷」。狂者無所不為，動量太大，渴求人知，經常侵犯到他人的利益，容易為人忌怨。狷者無所為，沒有動量，畏縮不前，這種人雖生猶死。一個有意義的生命體，必然是對生命有所貢獻者，「中庸」之道就是上述兩者的修正。狂者固然要戒好求人知之心，而狷者更要戒除不欲人知之意。

狂與狷只是兩種相對的分類，任何人總難免傾向某一種。一旦養成習慣，日久就成自然。人若依習慣行事，就成為一個設計完好的「機器」，失去了改變修正的彈性。但是環境不斷在改變，不具彈性的機器不可能產生新的適應力，遲早要被淘汰。

宇宙的智慧是一種恒動的、永不休止的能量，人如果也具備恒動不止的能量，便成為宇宙的一部分，能瞭解所有的變化，以及變化的因果體用，進而達到順遂圓融。

文祥漸漸體會到這一點，他與衣紅正是磁力的兩極。他老怪衣紅太積極了，實際上是他自己太消極；他認為衣紅難過名關，事實上他自己同樣深陷在名關中。

在深海中，尤其又在深夜裡，那種濃密的黑暗，帶著無比沉重的壓力。人彷彿又回到母體的子宮裡，宇宙充斥著自己心跳的聲音。幽禁在一個狹窄密閉的空間，只能略動手腳，文祥宛如墮入了無邊苦海，難怪莎莉說「早煩死了」！

月球上處處清朗，雖然沒有空氣，但在電離罩的保護下，從來感覺不到一點異樣。沒想到就在地球上，就在他平常走過的地底下，這種被重重束縛的壓力，只因視覺的些微改變，就逼得人動彈不得，好像要爆炸一樣。

現在不是為這種事煩心的時候，在文娃的自動駕駛下，飛雲梭成了一艘潛水艇，慢慢地沉向海底。

最初在巖洞中，四壁尚可見一些海草，眼前稠密如膠的海水，在梭頭前燈照射下，懸浮著無數活動的粒子。梭身漸漸下得深了，洞穴也變大了，光圈能照到的不過周身兩三公尺的範圍。

文娃說：「黑隊長他們正和自覺會的人對峙，你要去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他們需要我嗎？」

「不！他們早佔了上風。」

「那我們還是去找衣紅吧，她還好嗎？」

「他們很好。」

「他們？」

「是的，風不懼和左非右也來了，跟她在一起。」  
「他們怎麼知道的？」  
「是衣紅叫他們來的。」  
「那他們在哪裡？」  
「我這就帶你去。」